

樓，不久就要落成了。

八點十五分，一位美籍小姐領我乘電梯進了手術室，先換衣，然後躺下，先綁腳，後綁手，像煞有介事。一位小姐爲我量血壓，試溫度，另一位在檢視開刀的用具。他們都穿戴着手術衣帽、手套，那嚴肅的表情，鄭重其事的一舉一動，不由得我也有幾分緊張起來。

「梁大夫幾時來？」我問她們。

「快了，你好好地閉目養神吧。」

梁大夫來了之後，彼此先問好，然後他看了我的溫度脈搏紀錄以後，就說：

「您不要害怕，打麻醉針有一點兒痛，以後就好了。」

「請梁大夫多打一點麻醉藥，我最怕痛了。」

說來真慚愧，我有一不怕死的勇氣，却不願意打針，更討厭吃藥。

也許是眼睛離開頭部太近的緣故，注射麻醉藥時，的確很痛，連腦袋都不舒服；不過很快就麻木了，我注意壁上的鐘，梁大夫九點零五分鐘開始動手術，到完成蓋好眼罩爲止，恰好是四十分鐘。因爲是局部麻醉，腦子裏一點不糊塗，醫生動刀動剪，護士遞沙布、棉花，每一個動作，我都聽得清清楚楚。梁大夫的手術真好，他一面輕鬆地割我的皮肉，（我猜想一定流了不少血）一面還在和我聊天，分散我的注意

力，使我不感覺是躺在手術床上。兩位助理小姐，也都和藹可親，護士長是中國人，我下床後，她像牽引瞎子似的，把我一步步送到樓下交給達明。

麻醉藥過後，不免有點痛，好在梁大夫給了我止痛藥，吃下就好過多了。

達明叫了的士，小心地扶我回到家，就躺下了。

「這一個禮拜，你好好地躺着休息，一切由我來侍候你吧。」聽着這樣的話，真有相敬如賓的感覺，於是連聲說着：

「謝謝！謝謝！」

×

×

×

晚上，元堂和寶慧來看我，還帶來美味可口的點心和餅乾；湘兒從綠城打來長途電話，詢問開刀的經過情形，小孫弘琮還會說：「奶奶，你好好休息！」

什麼人的安慰，都不如小孫子的童言好聽，有趣。大孫女弘玢有時在電話裏說：「奶奶，我想你！我這個星期沒有打屁股，我很乖，弟弟不聽話。」

人，彷彿在世上演戲似的，什麼角色都要扮演。我自己童年時代的故事，還一幕一幕像電影似的在眼前演放，想不到我居然有四個孫兒女了。我小時候，最喜歡聽祖母講月裏嫦娥，紅毛野人的故事，如今輪到我來講給他們聽了，可惜他們都遠在東部；否則我這個獨眼龍，不知有多少的故事要講給他們聽呢！（待續）

畫意禪心兩不分

曉雲

中國畫，以寫意爲高手。畫品中之三品（能品、妙品、神品）以外，尚有逸品，所謂寫胸中之逸意，不爲形式所拘，不落思量籌度，提筆落紙，意在筆先，所謂胸有成竹，運筆濡墨之間，非爲畫作，直是寫意趣之所之。中國文人畫乃至禪畫都有相近之境界。不過文人畫所寫成的是文人之氣質

，而禪畫所表達，充滿禪機，在乎畫者心靈氣質之所示現。

寫意，意境，在中國論畫都似乎常被用着，而「意」一字，在藝術文學的境界中也常被重視。蓋「意」爲吾人一切活動之靈動力。凡一件事最怕沒意思，沒意思，等於僵局，沒意思便是失去靈活的作用。佛學對「意」識的研究，稱爲學海。而是佛教的

繁瑣哲學，與建立治心學說的一整套「唯識」學理之發展，就是整個佛教義學上的一太系（佛學二大系空宗與義學，即禪與教，空宗屬於般若系之禪法，義學屬於法相唯識系之教

「意」識轉為「妙觀察智」，這一妙智之啓開，妙境現前，妙慧盈胸、妙思不着，妙觀諸法、林林總總，動植飛潛，山河大地、天時景色、造化萬端，終屬緣起，因緣生法，瞬息萬象，禪人本其行業，若書、若畫，詩歌吟咏，文墨宿習之緣，靈光透露，非為畫作，不限詩材，任渠瞬目揚眉，語言動默，挑柴運水，吃飯穿衣，不離這個。而耐人尋覓，枉煞奔波。古德所謂芒鞋踏破，坐爛蒲團。又；「衆裏尋他千百度」，竟是什麼一回事，古之文人有乞靈於酒，山水怡人，借境移情，物我兩忘，神棲大化，石濤以筆參造化，而論宇宙所呈現之形態而為畫之形法，故謂「畫家不能專囿已成之形，而要抓住其所以為形的原理，才能於變動不拘之中而又不失其常」，這就是石濤所持「一畫」論的精髓。所謂「一畫」，就是心畫，心貫融於宇宙無間之涵融，所謂吾心即宇宙，宇宙即吾心。如是山河大地，心之所會，神之所契，乾坤寸腕前，當然畫家不祇「寫生」，而且要「寫神」，故云心畫之靈奧，使山河大地、花木樹石「一畫其靈而足其神」。石濤對於天地景色認為：

學）百法明門心所法，也是依八識中心王表所列之五位法。就八識中之第六識，就是「意」識，這一意識作為統理前五識，而聯合第七識作為統治性的主使吾人一切思想動靜。由於它的力量強而週遍，故影響第八識之「明」（大圓鏡智）或「無明」（阿賴耶識）。因此在佛學中稱此「意」識為心王，具極權之操縱力，而「意」之能發揮於人文領域之發展，該是淨意；即如文人畫、詩、音樂、雕刻，乃至一切文化教育學術之能有淨化思想，能啓發人心向上者，都是淨意之所照而反影於作品。故一首好詩，一曲好音樂，一幅好畫，能使讀者清涼自在，便是作者智慧所感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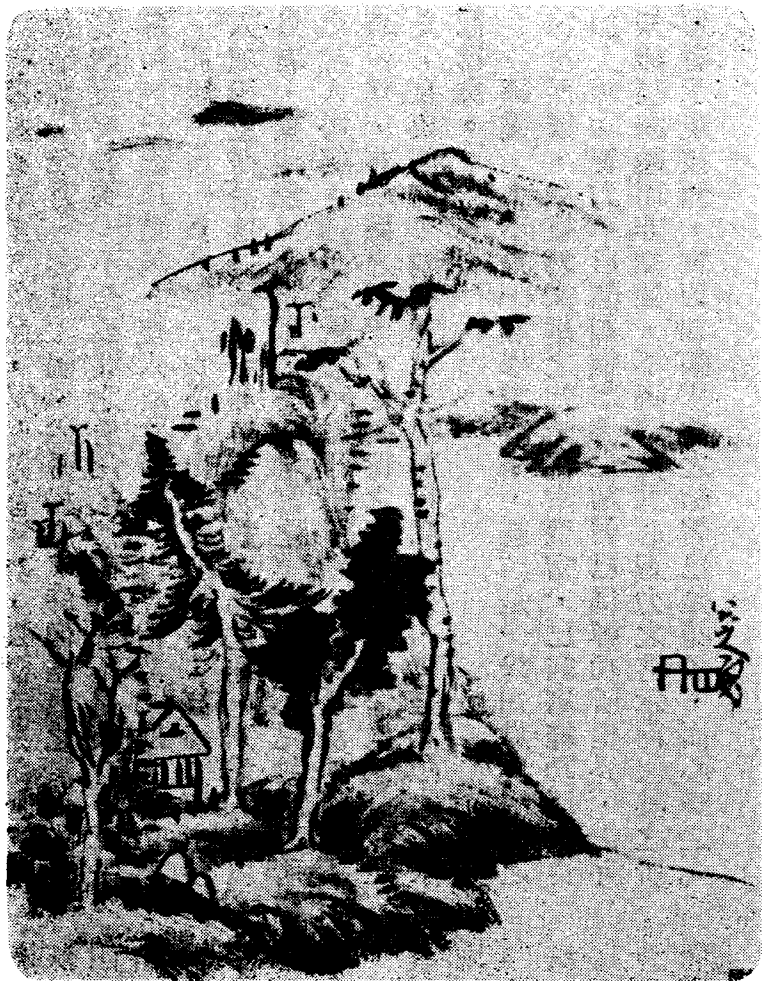
禪畫，也與寫意境之文人畫有通途之處。禪畫禪境，仍可徘徊在「心所法」中；似乎沒有什麼可以範圍，淨（明）與不淨（無明）之意識境中（要人品氣質之高下而辨知方向），這在佛教所謂「轉識成智」之工夫。是自然之發展和轉依「心無妄念為禪，定中見性為定」（大珠禪師語錄）沒有妄惑的明淨心，所謂琉璃瓶盛載鮮花，表裏清瑩，內外如一，禪以堂堂露露之全體大用。無欠無餘之「妙湛總持不動尊」，如明鏡懸胸，無塵智照，第六「



石 濤 畫

地之衡也，天有是權能變山川之精靈，地有是衡能運山川之氣脈；我有是一畫能貫山川之形神，此予五十年前未脫胎於山川也。亦非糟粕山川而使山川自私也。山川使予代山川而

「一畫測之，即可參天地之化育也。測山川之形勢，度天地之廣遠，審峯嶂之疏密，識雲烟之蒙昧，正踞千里，斜睨萬重，統歸於天權，



八 大 山 人 畫

言也。山川脫胎於予也。予胎脫於山川也。搜盡奇峯打草稿也。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也。所以終歸於大滌也。」

「要得到『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』的境界」，脫俗、超塵、以修養空靈的心懷，而靜攝宇宙的變幻，清明在躬，則萬象畢露」。憨山禪師禪詩：「世界光如水月，身心皎若琉璃」這可相映生輝，禪師禪詩，與石濤的禪畫，禪話：「人為物蔽則與塵交，人為物使則心受勞。勞心於刻畫而自毀，蔽塵於筆墨而自拘。此局隘人也。但損無益，終不快心也，我則物隨物蔽，塵隨塵交，則心不勞，心不勞則有畫矣。畫乃人生之所有，一畫乃人所未有。夫畫貴於思。思於一而心有所着而快，所以畫則精微之入，不可測矣。想古人未必言此，特深發之。」畫是有思想背景的，作畫是要凝神斂思的。宋人「萬物靜觀皆自得，四時佳興與人同」兩句詩，不但是理學家悟道之言，而且可作畫家悟畫之言。畫中俗氣是不可有

的，

具俗眼的人，不能畫，亦不能識畫。石濤說：「愚者與俗同識。愚不蒙則智，俗不濺則清。俗因愚受，愚因蒙昧，故至人不能不達，不能不明。達則變，明則化，受事則無形，治形則無跡。運墨如已成，操筆如無為，盡幅管天地山川萬物，而心淡若無者，愚去智生，俗除清至也」

「達則變，明則化」神明煥發，一畫之理論乃能實現。石濤在題他自己游烏龍潭觀桃花舟中所作雲山圖軸裏，更具體的說明這個道理，「寫畫凡未落筆，先以神會，至落筆時，勿促迫，勿怠緩，勿陡峭，勿散神，勿太舒，務先精思天象，山川步武，林木位置，不是先生地，後布地，入於林，出於地也。以我襟合氣度，不在山川林木之內，其精神駕馭於山川林木之外。隨筆一落，隨意一發，自成天象，處處通情，處處醒透，處處脫塵，而生活自脫天地牢籠之手，歸於自然矣」

「隨筆一落，隨意一發，自成天象」（石濤上人年譜）

石濤謂「愚去智生，俗除清至也」，此昭合禪法「心無妄念為禪」無塵智照故。故通達靈照，畫山則山靈，畫水則水秀，而樹木人物亦都賦與其神，禪心無處着，禪畫筆筆生，此禪機之奧義，非學得，非知得，乃修養而成就者。

畫意所融通，非祇通於山川美景；而更密切的人與時代之感通，受到時代氣息之影響於心境，畫人最為敏感。然而時代的反映中，畫人能否代表了時代而訴說，暗示時代而畫裏留痕，這是此時代中國畫壇中一個謎語，好像大家在相猜，然而是否已經摸索着頭緒，那是一樁辛酸的經驗。不過，這是一件值得注意之事；關係民族文化的藝事，不管那是哭是笑，總是真實的傳達者。如風雨之來臨，人們必然會被風雨侵襲，真實的經驗便是正確的歷史。是否能成就機緣，讓石濤所訴說過的音訊，掀回這時代重說一次：「筆墨當隨時代，猶詩文風氣所轉」。然而，怎樣容易聽到這消息，也要人不為物蔽，這關鍵如何打開，確是畫者夢寐以求的！

關於畫者不爲物蔽，於是逸品畫境，與讀者之通感，有如清風、明月、冬日太陽、六月松風、好像空氣之於吾人，我們沒有看到，不是見聞之所及，然而，那不是沒有，正是那氣氛已籠罩環境，使人心之所感，自在怡然。似春風化雨，而說不出一個名字，也道不出其所以然者，高遠寬空，使人頓脫塵勞擾攘之牽，身如有翼。故逸品之作，列爲三品以外者，蓋非能品之精工，亦非神品之莫測，也不是妙品之所以使人叫絕。逸品之所以不類乎三品者，以其平淡無奇，不事做作，非心機之所事，絕對待之超然。一湖淨水，月照生光，夏夜窗前，晚涼如水，都無指點得來，祇是如魚之在水而已矣。

禪畫，本不是一般學習得來，應該是一緣知識與學養之緣會而成，如畫藝文學之知識相當豐富，已經磨練功深，再加上禪功智力，自然知識學養之結習已爲禪功所提昇，提昇知識經超越而非知識，不過隨其慧心智力之啓示而假其之所習者示現技倆，實則知識學養之結習已是隨員，而心靈之光

輝所照射之境即成心畫「一畫」之大體大用。故云緣遇，如禪功深厚，但無已往之知識結習，亦難成禪畫或禪詩。如王維、明季四畫僧（漸江、石溪、八大、石濤）及四禪師（蓮池、憨山、紫柏、藕益）等，便可徵信之。或曰此人禪行功深，亦習書詩畫藝，能達禪畫、禪詩、禪書（如懷素之狂草）能得超乎逸品之禪品否？曰能則能之，但已稍嫌牽強矣。至於禪功脫化之心境，又何能再孜孜於一筆一墨之研求，若無以往技巧之功力，禪品之作雖高，也會稍覺草莽（雖然草草簡化亦見天真）如石濤、八大之畫，禪機活潑，意境高遠，但細觀行筆，難見王維、漸江、石溪之畫藝之功力，這也是緣之所遇，不可說，不可說。若要畫法禪機兩不除，真是緣遇中之緣遇，那是天衣無縫之絕唱吧！禪畫該是「逸品」以上之超越；蓋文人逸品自有文人之氣質，而禪畫之逸境，脫乎文人氣質，而筆墨揮灑，祇是心光與山色之所觸，雨過長空雲影淨，一輪明月當窗，禪師悟境而透消息，如幻禪師云：「昨夜一輪霜月滿，乾坤何處不光輝」。禪畫就像這一點光輝，而這一點光輝，祇不過是一輪霜月，大地瑩然。

永懺樓隨筆之六

我所知道的佛教

馮 馮

我是一個研究比較宗教學的人，毫無成見，在我看來，各種宗教乃發展於不同之文化歷史背景，各有其道理及優點，信仰通常是由理性情感或傳統選擇的，我本人選擇佛教是由於純粹理性，並非由於情感或迷信。

我研究比較宗教學之時，發現佛教是一種入世實用的人生哲學，有絕對的平等，無我，慈悲，寬恕，無分彼此的對人類及各形式生命的無限慈悲，無侵略性，具有無我的利他主義，而無排他主義，佛教從無種族主義，佛教不是獨裁的，不是自大的，也不是恐嚇威脅的神學，它是充滿着慈悲、

溫暖、安慰與同情的，佛教反對殺害任何形式的生命，也不鼓勵任何目的之殺生。佛教從不排斥其他宗教或迫害其他信仰，它甚至於從不與其他宗教競爭佈道，佛教是爲爭的，是客觀的，是容忍的，是非戰鬥性的，也是寬大爲懷的，佛教從未發動過任何反對異己的戰爭，佛教是嚴格自律與謙虛的。

佛陀教人自我拯救，佛陀的教訓對於世界給予啓發而非予以領導，是苦是樂，是苦難是解脫，寧靜或紛擾，平安或紛亂，——全皆決定於各人自己本人意願及業力，不是由於向佛陀崇拜即可得救，佛陀並不要人崇拜他，佛陀只是啓發，而不強授。